

法 中

論
附
札
記

言





中

論
附記

徐
幹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兩京
遺編漢魏叢書小萬卷樓
叢書皆收有此書小萬本
經錢培名校補附有札記
及逸文故據以排印

序

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。以謂盡於此。及觀貞觀政要。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。復三年喪篇。而今書此篇闕。因考之魏志。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。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。非全書也。幹字偉長。北海人。生於漢魏之間。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。恬澹寡慾。有箕山之志。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。不耽世榮。魏太祖特旌命之。辭疾不就。後以爲上艾長。又以疾不行。蓋漢承周衰。及秦滅學之餘。百氏雜家。與聖人之道並傳。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。而不牽於俗儒之說。至於治心養性。去就語默之際。能不悖於理者。固希矣。況至於魏之濁世哉。幹獨能考六藝。推仲尼孟軻之旨。述而論之。求其辭時。若有小失者。要其歸。不合於道者少矣。其所得於內者。又能信而充之。遽巡濁世。有去就顯晦之大節。臣始讀其書。察其意。而賢之。因其書以求其爲人。又知其行之可賢也。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。蓋述其言行之所至。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。彼惡足以知其意哉。顧臣之力。豈足以重其書。使學者尊而信之。因校其脫繆。而序其大略。蓋所以致臣之意云。編校書籍臣曾鞏上。

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。著一家之法。繼明聖人之業。皆以姓名自書。猶至於今。厥字不傳。原其故。皆由戰國之世。樂贊者寡。同時之人。不早記錄。豈況徐子中論之書。不以姓名爲目乎。恐歷久遠。名或不傳。故不量其才。喟然感歎。先目其德。以發其姓名。述其雅好。不刊之行。屬之篇首。以爲之序。其辭曰。世有雅達君子者。姓徐名幹。字偉長。北海劇人也。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爲家世。濟其美。不墮其德。至君之身。

十世矣。君含元休清明之氣，持造化英哲之性，放口而言，則樂誦九德之文，通耳而識，則教不再告。未志乎學，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。年十四，始讀五經，發憤忘食，下帷專思，以夜繼日。父恐其得疾，常禁止之。故能未至弱冠，學五經悉載於口。博覽傳記，言則成章，操翰成文矣。此時靈帝之末年也。國典墜廢，冠族子弟，結黨權門，交援求名，競相尚爵號。君病俗迷昏，遂閉戶自守，不與之羣。以六籍娛心而已。君子之達也，學無常師，有一業勝己者，便從學焉。必盡其所知，而後釋之。有一言之美，不令過耳。必心識之。志在總衆言之長，統道德之微，恥一物之不知，愧一藝之不克。故日夜覺寢，晨不暇食，夕不解衣。晝則研精經緯，夜則歷觀列宿，考混元於未形，補聖德之空缺。誕長慮於無窮，旌微言之將墜。何暇謹小學，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。故浮淺寡識之人，適解驅使榮利，豈知大道之根。然其餘以疏略爲太簡，曾無憂樂，徒以爲習書之儒，不足爲上。欣之者衆，辨之者寡。故令君州閭之稱，不早彰微。然秉正獨立，志有所存，俗之毀譽，有如浮雲。若有覺而還反者，則以道進之，忘其前之謗己也。其犯而不校，下學而上達，皆此之類也。于時董卓作亂，幼主西遷，奸雄滿野，天下無主。聖人之道息，邪僞之事興。營利之士得譽，守貞之賢不彰。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，玉帛安車不至於門。考其德行文藝，實帝王之佐也。道之不行，豈不惜哉。君避地海表，自歸舊都。州郡牧守，禮命踴躍連武，欲致之。君以爲縱橫之世，乃先聖之所厄困也。豈況吾徒哉。有識孟軻，不度其量，擬聖行道，傳食諸侯，深美顏淵、荀卿之行，故絕迹山谷，幽居研幾，用思深妙，以發疾疚。潛伏延年，會上公撥亂，正路始闢，遂力疾應命，從戎征行，歷載五六，疾稍沈篤，不堪王事。潛身窮巷，頤志保真，淡泊無爲，惟存正道。環堵之牆，以庇妻子，并日而食，不以爲感。養浩然之氣，習美門之術。時人或有問其

如此而往觀之。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。君無不容而見之。厲以聲色。度其情志。倡其言論。知可以道長者。則微而誘之。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。陰行其所匡濟。亦已多矣。君子交也。則不以其短。各取其長而善之。取故少。顯盡己之交。亦無孜孜和愛之好。統聖人中和之業。蹈賢哲守度之行。淵默難測。誠賢偉之器也。君之性。常欲損世之有餘。益俗之不足。見辭人美麗之文。竝時而作。曾無闡宏大義。敷散道教。上求聖人之中。下救流俗之昏者。故廢詩賦。頌銘贊之文。著中論之書二十篇。其所甄紀。邁君昔志。蓋百之一也。文義未究。年四十八。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。遭厲疾。大命殞頽。豈不痛哉。余數侍坐。觀君之言。常怖篤意自勉。而心自薄也。何則。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。然宗之仰之。以爲師表。自君之亡。有子貢山梁之行。故追述其事。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。沈冥幽微。深奧廣遠者。遺之。精通君子。將自贊明之也。

目錄

卷上

治學第一

法象第二

脩本第三

虛道第四

貴驗第五

貴言第六

藝紀第七

駁辨第八

智行第九

爵祿第十

卷下

考僞第十一

黷交第十二

中 論 目 錄

歷數第十三

論天壽第十四

務本第十五

審大臣第十六

慎所從第十七

亡國第十八

賞罰第十九

民數第二十

中論卷之上

漢 徐 幹 著

治學第一

昔之君子成德立行。身沒而名不朽。其故何哉。學也。學也者。所以疏神達思。怡情理性。聖人之上務也。民之初載。其曠未知。譬如寶在於元室。有所求而不見。白日照焉。則羣物斯辯矣。學者心之白日也。故先王立教官。掌教國子。教以六德。曰智仁聖義中和。教以六行。曰孝友睦婣任恤。教以六藝。曰禮樂射御書數。三教備而人道畢矣。學猶飾也。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。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。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。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。故書曰。若作梓材。既勤樸斲。惟其塗丹雘。夫聽黃鍾之聲。然後知擊缶之細。視袞龍之文。然後知被褐之陋。涉庠序之教。然後知不學之困。故學者如登山焉。動而益高。如寤寐焉。久而愈足。顧所由來。則杳然其遠。以其難而懈之。誤且非矣。詩云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好學之謂也。倚立而思遠。不如速行之必至也。矯首而徇飛。不如脩翼之必獲也。孤居而願智。不如務學之必達也。故君子心不苟願。必以求學。身不苟動。必以從師。言不苟出。必以博聞。是以情性合人。而德音相繼也。孔子曰。弗學何以行。弗思何以得。小子勉之。斯可謂師人矣。馬雖有逸足。而不閑輿。則不爲良駿。人雖有美質。而不習道。則不爲君子。故學者求習道也。若有似乎蠶采。元黃之色既著。而純皓之體斯亡。敵而不渝。孰知其素歟。子夏曰。日習則學不忘。自勉則身不墮。亟聞天下之大言。則志益廣。故君子之於學也。其不懈。猶上天之勳。猶

日月之行，終身暨暨，沒而後已。故雖有其才，而無其志，亦不能興其功也。志者學之師也。才者學之徒也。學者不患才之不贍，而患志之不立。是以爲之者億兆，而成之者無幾。故君子必立其志。易曰：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大樂之成，非取乎一音。嘉膳之和，非取乎一味。聖人之德，非取乎一道。故曰：學者所以總羣道也。羣道統乎己心。羣言一乎己口。唯所用之，故出則元亨，處則利貞。默則立象，語則成文。述千載之上，若共一時。論殊俗之類，若與同室。度幽明之故，若見其情。原治亂之漸，若指已効。故詩曰：學有緝熙于光明。其此之謂也。夫獨思則滯而不通，獨爲則困而不就。人心必有明焉，必有悟焉。如火得風而炎熾，如水赴下而流速。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，燧人察時令而鑽火，帝軒聞鳳鳴而調律，倉頡視鳥跡而作書。斯大聖之學乎！神明而發乎物類也。賢者不能學於遠，乃學於近。故以聖人爲師。昔顏淵之學聖人也，聞一以知十，子貢聞一以知二。斯皆觸類而長之，篤思而聞之者也。非唯賢者學於聖人，聖人亦相因而學也。孔子因於文武，文武因於成湯，成湯因於夏后，夏后因於堯舜。故六籍者，羣聖相因之書也。其人雖亡，其道猶存。今之學者，勤心以取之，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。凡學者，大義爲先，物名爲後。大義舉而物名從之，然鄙儒之博學也，務於物名，詳於器械，矜於詁訓，摘其章句，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。以獲先王之心，此無異乎女史誦詩，內豎傳令也。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，費日月而無成功。故君子必擇師焉。

法象第二

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。法象者，莫先乎正容貌，慎威儀。是故先王之制禮也，爲冕服采章以旌之，爲佩玉鳴璫以聲之，欲其尊也，欲其莊也，焉可懈怠也。夫容貌者，人之符表也。符表正，故情性治。情性治，故仁義

存仁義存。故盛德著。盛德著。故可以爲法象。斯謂之君子矣。君子者。無尺土之封。而萬民尊之。無刑罰之威。而萬民畏之。無羽籥之樂。而萬民樂之。無爵祿之賞。而萬民懷之。其所以致之者一也。故孔子曰。君子威而不猛。泰而不驕。詩云。敬爾威儀。惟民之則。若夫墮其威儀。恍其瞻視。忽其辭令。而望民之則我者。未之有也。莫之則者。則慢之者至矣。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。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哀哉。故書曰。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人性之所簡也。存乎幽微。人情之所忽也。存乎孤獨。夫幽微者。顯之原也。孤獨者。見之端也。胡可簡也。胡可忽也。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。雖在隱蔽。鬼神不得見其隙也。詩云。肅肅免冑。施於中林。處獨之謂也。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。則成王季路其人也。昔者成王將崩。體被冕服。然後發。顧命之辭。季路遭亂。結纓而後死。白刃之難。夫以崩亡之困。白刃之難。猶不忘敬。況於遊宴乎。故詩曰。就其深矣。方之舟之。就其淺矣。泳之游之。言必濟也。君子口無戲謔之言。言必有防。身無戲謔之行。行必有檢。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。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。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。不諫諍而風聲化乎鄉黨。傳稱大人正己。而物自正者。蓋此之謂也。徒以匹夫之居。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。唐堯之帝。允恭克讓。而光被四表。成湯不敢怠遑。而奄有九域。文王祗畏。而造彼區夏。易曰。觀望而不薦。有孚顒若。言下觀而化也。禍敗之由也。則有蝶慢以爲階。可無慎乎。昔宋敏碎首於葦局。陳靈被禍於戲言。閻邴造逆於相詬。子公生弑於嘗醢。是故君子居身也謙。在敵也讓。臨下也莊。奉上也敬。四者備而怨咎不作。福祿從之。詩云。靖恭爾位。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。式穀以汝。故君子之交人也。歡而不嫌。和而不同。好而不佞。詐學而不虛行。易親而難媚。多怨而寡非。故無絕交。無畔朋。書曰。慎始而敬終。以不困。夫禮也者。人之

急也。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。須臾離則愒慢之行臻焉。須臾忘則愒慢之心生焉。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。夫禮也者。敬之經也。敬也者。禮之情也。無敬無以行禮。無禮無以節敬。道不偏廢。相須而行。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。謂之成人。過則生亂。亂則災及其身。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。文公以肅命而興國。卻鞮以傲享徵亡。冀缺以敬妻受服。子圍以大明昭亂。蘧罷以既醉保祿。良霄以鶉奔喪家。子展以草蟲昌族。君子感凶德之如彼。見吉德之如此。故立必罄折。坐必抱鼓。周旋中規。折旋中矩。視不離乎結綯之間。言不越乎表著之位。聲氣可範。精神可愛。俯仰可宗。揖讓可貴。述作有方。動靜有常。帥體不荒。故爲萬夫之望也。

脩本第三

民心莫不有治道。至乎用之則異矣。或用乎己。或用乎人。用乎己者。謂之務本。用乎人者。謂之近末。君子之治之也。先務其本。故德建而怨寡。小人之治之也。先近其末。故功廢而讐多。孔子之制春秋也。詳內而略外。急己而寬人。故於魯也小惡必書。於衆國也大惡始筆。夫見人而不自見者。謂之矜。聞人而不自聞者。謂之聒。慮人而不自慮者。謂之替。故明莫大乎自見。聰莫大乎自聞。睿莫大乎自慮。此三者。舉之甚輕。行之甚邇。而人莫之知也。故知者舉甚輕之事。以任天下之重。行甚邇之路。以窮天下之遠。故德彌高而基彌固。勝彌衆而愛彌廣。易曰。復亨。出入無疾。朋來無咎。其斯之謂歟。君子之於己也。無事而不懼焉。我之有善。懼人之未吾好也。我之有不善。懼人之必吾惡也。見人之善。懼我之不能脩也。見人之不善。懼我之必若彼也。故其嚮道止則隅坐。行則駉乘。上懸乎冠綬。下繫乎帶佩。晝也與之遊。夜也與之息。此盤銘

之謂日新。易曰：日新之謂盛德。孔子曰：弟子勉之，汝毋自舍。人猶舍汝，況自舍乎？人違汝其遠矣。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，而憂志之有倦，不寢道焉，不宿義焉。言而不行，斯寢道矣；行而不時，斯宿義矣。夫行異乎言，言之錯也，無周於智，言異乎行，行之錯也。有傷於仁，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。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，悔往而不愼來，喜語乎已然，好爭乎遂事，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，如斯以及於老，故野人之事，不勝其悔。君子之悔，不勝其事。孔子謂子張曰：師，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，聞彼而不改此，雖聞何益？故書舉穆公之誓，善變也。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，善攝也。夫珠之含礫，瑾之挾瑕，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，若夫素然，故觀二物之既純，而知仁德之可粹也。優者取多焉，劣者取少焉，在人而已。孰禁我哉？乘扁舟而濟者，其身也安，粹大道而動者，其業也美。故詩曰：追琢其章，金玉其相。勉勉我王，綱紀四方。先民有言：明出乎幽，著生乎微。故宋井之霜，以基昇正之寒，黃蘆之萌，以兆大中之暑。事亦如之。故君子脩德，始乎筭，卯終乎貽，背創乎夷，原成乎喬。易曰：升元亨，用見大人，勿恤。南征吉。積小致大之謂也。小人朝爲而夕求，其成坐施而立，望其反行一日之善，而求終身之譽，譽不至，則曰：善無益矣。遂疑聖人之言，背先王之教，存其舊術，順其常好，是以身辱名賤，而不免爲人役也。孔子曰：小人何以壽爲？一日之不能善矣，久惡惡之甚也。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，舍有而思無也，舍易而求難也。身之與家，我之有也，治之誠易，而不肯爲也。人之與國，我所無也，治之誠難，而願之也。雖曰：吾有術，吾有術，誰信之歟？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，行穢者人不使畫法，以無驗也。子思曰：能勝其心於勝人乎？何有不能勝其心？如勝人何？故一尺之錦，足以見其巧，一仞之身，足以見其治，是以君子慎其寡也。道之於人也，甚簡且易耳。其脩之也，非若採金。

攻玉之涉歷艱難也。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。不要而遘。不徵而盛。四時曜而成。不言而信。德配乎天地。功侔乎四時。名參乎日月。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。解布衣。被文采者也。故古語曰。至德之貴。何往不遂。至德之榮。何往不成。後之君子。雖不及行。亦將至之云耳。琴瑟鳴。不爲無聽而失其調。仁義行。不爲無人而滅其道。故絃絕而宮商亡。身死而仁義廢。曾子曰。士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夫路不險。則無以知馬之良。任不重。則無以知人之德。君子自強其所重。以取福。小人日安其所輕。以取禍。或曰。斯道豈信哉。曰。何爲其不信也。世之治也。行善者獲福。爲惡者得禍。及其亂也。行善者不獲福。爲惡者不得禍。變數也。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。故循福之所自來。防禍之所由至也。遇不遇。非我也。其時也。夫施吉報凶。謂之命。施凶報吉。謂之幸。守其所志而已矣。易曰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然行善而不獲福。猶多。爲惡而不得禍。猶少。總夫二者。豈可舍多而從少也。曾子曰。人而好善。福雖未至。禍其遠矣。人而不好善。禍雖未至。福其遠矣。故詩曰。習習谷風。惟山崔嵬。何木不死。何草不萎。言盛陽布德之月。草木猶有枯落。而與時謬者。況人事之應報乎。故以歲之有凶穰。而荒其稼穡者。非良農也。以利之有盈縮。而棄其資貨者。非良賈也。以行之有禍福。而改其善道者。非良士也。詩云。顯顯卬卬。如珪如璋。令聞令望。愷悌君子。四方爲綱。舉珪璋以喻其德。貴不變也。

虛道第四

人之爲德。其猶器歟。器虛則物注。滿則止焉。故君子常虛其心志。恭其容貌。不以逸羣之才。加乎衆人之上。視彼猶賢。自視猶不足也。故人願告之而不厭。誨之而不倦。易曰。君子以虛受人。詩曰。彼姝者子。何以

告之。君子之於善道也。大則大識之。小則小識之。善無大小。咸載於心。然後舉而行之。我之所有。既不可奪。而我之所無。又取於人。是以功常前人。而人後之也。故夫才敏過人。未足貴也。博辯過人。未足貴也。勇決過人。未足貴也。君子之所貴者。遷善懼其不及。改惡恐其有餘。故孔子曰。顏氏之子。其殆庶幾乎。有不善。未嘗不知。知之。未嘗復行。夫惡猶疾也。攻之則益。悅不攻則日甚。故君子之相求也。非特與善也。將以攻惡也。惡不廢。則善不興。自然之道也。易曰。比之匪人。不利君子貞。大往小來。陰長陽消之謂也。先民有言。人之所難者二。樂攻其惡者難。以惡告人者難。夫惟君子。然後能爲己之所難。能致人之所難。既能其所難也。猶恐舉人惡之輕。而舍己惡之重。君子患其如此也。故反之復之。鑽之核之。然後彼之所懷者竭。始盡知己惡之重矣。既知己惡之重者。而不能取彼。又將舍己。況拒之者乎。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。而人相見莫不進焉。不吝於所愛者。以彼之嗜之也。使嗜忠言。甚於酒食。人豈其愛之乎。故忠言之不出。以未有嗜之者也。詩云。匪言不能。胡斯畏忌。目也者。能遠察天際。而不能近見其背。心亦如之。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。是以務鑒於人。以觀得失。故視不過垣牆之裏。而見邦國之表。聽不過闕塾之內。而聞千里之外。因人之耳目也。人之耳目。盡爲我用。則我之聰明。無敵於天下矣。是謂一人一之。我萬之人。塞之。我通之。故知其高。不可爲員。其廣。不可爲方。先王之禮。左史記事。右史記言。師瞽誦詩。庶僚箴誨。器用載銘。筵席書戒。月考其爲。歲會其行。所以自供正也。昔衛武公年過九十。猶夙夜不怠。思聞訓道。命其羣臣曰。無謂我老耄。而舍我。必朝夕交戒。又作抑詩。以自儆也。衛人誦其德。爲賦淇澳。且曰。睿聖凡興國之君。未有不然而者也。故易曰。君子以恐懼脩省。下愚反此道也。以爲己既仁矣。智矣。神矣。明矣。兼此四者。何求乎衆人。是

以辜罪昭著。腥德發聞。百姓傷心。鬼神怨痛。曾不自聞。愈休如也。若有告之者。則曰斯事也。徒生乎子心。出乎子口。於是刑焉戮焉。辱焉禍焉。不能免。則曰與我異德故也。未達我道故也。又安足責是己之非。遂初之繆。至於身危國亡。可痛矣。夫詩曰。誨爾諄諄。聽之藐藐。匪用爲教。覆用爲虐。蓋聞舜之在鄉黨也。非家饋而戶贈之也。人莫不稱善焉。象之在鄉黨也。非家奪而戶掠之也。人莫不稱惡焉。由此觀之。人無賢愚。見善則譽之。見惡則謗之。此人情也。未必有私愛也。未必有私憎也。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。而爲人之所謗者。未盡爲善之理也。盡爲善之理。將若舜焉。人雖與舜不同。其敢謗之乎。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。止謗莫如脩身。療暑莫如清水。信矣哉。

貴驗第五

事莫貴乎有驗。言莫棄乎無徵。言之未有益也。不言未有損也。水之寒也。火之熱也。金石之堅剛也。此數物未嘗有言。而人莫不知其然者。信著乎其體也。使吾所行之信。若彼數物。而誰其疑我哉。今不信吾所行之。而怨人之不信己。猶教人執鬼縛魅。而怨人之不得也。惑亦甚矣。孔子曰。欲人之信己也。則微言而篤行之。篤行之。則用日久。用日久。則事著明。事著明。則有目者莫不見也。有耳者莫不聞也。其可誣哉。故根深而枝葉茂。行久而名譽遠。易曰。恆亨無咎。利貞。言久於其道也。伊尹放太甲。展季覆寒女。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。何則。積之於素也。故染不積。則人不觀其色。行不積。則人不信其事。子思曰。同言而信。信在言前也。同令而化。化在令外也。謗言也。皆緣類而作。倚事而興。加其似者也。誰謂華岱之不高。江漢之不畏。與君子脩德。亦高而長之。將何患矣。故求己而不求諸人。非自強也。見其所存之富耳。子思曰。事自名也。